

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

## 第一回 趕功名甘泉訪友 收帳款東霸嫖妓

水天一色的長江中，卻有一葉扁舟，滿扯著篷帆，乘風破浪前進。那舟中坐著一人，手裡執著一卷書，看了一回，覺得有些倦了，抬起頭來，望著窗外，瀏覽江景。這時陽光正照在江面，後浪催著前浪，濺出無數金黃色的水花，煞是十分好看！ 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一位飽學秀士，姓錢，雙名正林，江蘇如臯縣人，為人溫和達禮，儀表端方。他有幾個莫逆好友，如太倉胡國初，泗水柳青溪，甘泉褚光伯。這三人也都是鴻門之客，知名之士。因鄉試在即，他就買棹到金陵來，進取功名。

船行甚速，這日路過甘泉，他忙命舟子停泊江岸，捨舟登陸，迺到褚府造訪。褚光伯聞說故人到來，倒屣相迎，揖坐之下，彼此敘談闊別。飯罷，挽手同游甘露寺，又游虞姬祠，見壁上有碑，刻著項羽所作垓下歌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，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錢正林看罷，慨然長歎道：「自古英雄，不勝屈指，皆被婦人所誤！虞姬一賢姬也，無如項羽愚於鍾情。曾記虞姬尚有和歌。」便朗誦道：「漢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聲，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！」

歌畢，歎息不已！

於是攜手同觀佛象，參拜三清，複游後殿。再行數伍，有修竹數竿，古柏兩株，宛若蟠龍盤鳳，只見一座小小院落，十分清幽雅致，遂信步而入。一個沙彌笑面相迎，道：「二位相公請裡面坐！」錢、褚二人欣然隨沙彌入室。小沙彌獻茶罷，老僧前來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二位相公貴姓，從何處來？」

錢正林道：「在下姓錢，名正林，如臯縣人，因往金陵鄉試，路過相訪，拜得佛緣。」老僧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褚光伯道：「在下就住本城東條巷中，姓褚，名光伯。」老僧聽說，連連稽首道：「原來是褚太史家的大少爺，有失遠迎，祈勿見責。」茶罷，老僧引導二人各處遊玩了一番。

褚光伯對錢正林道：「錢兄何妨在此盤桓數天，小弟舍下尚有一事，須緩三四天，與兄同到瓜州過江赴金陵，也好同寓，待場事畢後，又可同返揚州，豈不美哉？」錢正林聞聽此言，正中心懷，遂問老僧道：「寶刹中未識能暫寓數天否？」老僧道：「小刹中地方狹隘，對河白雲庵中，最為清淨，後有一座讀書樓，望去不遠，即是玄都觀，四面樓閣，如同畫軸一般，十分相宜。況彼庵中，乃是老僧的徒弟掌管，待老僧奉陪二位相公去看看。倘錢相公合意，別說數日，就是盤桓一年兩載，也可使得。」

當下老僧陪同渡河，走進山門，只見翠竹蒼鬆，茂林修竹之間，殿閣樓台，四面圍繞。時值八月中秋，鳥語花香，木樨撲鼻。自進山門，約有裡許，俱是大竹，當中一條甬道，進了天王殿，方是大雄寶殿。錢、褚二人只顧參佛，老僧隨進內堂，通知徒弟法雲和尚出來迎接。老僧說起兩位相公要借寓書樓。

法雲道：「好極好極，難得貴人到此，實乃三生之幸。」即忙合掌引導到書樓上。這書樓果然雅靜，上懸一聯云：「雨後靜觀心意想，風前閒看月精神。」乃屬乾隆御筆。正林道：「此地甚好。」錢、褚二人遊玩已畢，即辭別老僧並法雲和尚，回歸府第。

是夜錢正林仍在舟中。次日清晨，即喚腳夫等人將行李起至白雲庵中書樓暫住，有時讀書題吟；有時散步閒遊，無拘無束，倒也自在。那裡沿河一帶，俱是庵觀寺院、忠孝節義坊祠，他信步走進一庵，自進山門至大殿，再至兩廡及後殿，絕無人聲，但四面一看，卻甚清雅，暗想為何僧人全無？心甚疑惑，漫步到一個所在，但見雙扉掩閉，窗前懸著翠竹絲簾。側耳一聽，似有女子笑謔之聲，不禁更加心疑，心想：「佛地洞天，何來女人藏匿？」推開雙扉一看，見是幾年輕女尼。

內中有一年近四旬的，將身立起，開口便叫道：「相公請坐！」錢正林聽她叫喚，思量轉身退出，不想裡面又來了個帶發的女尼。身穿一件淡藍道袍，頭挽鳳髻，貌似桃花，嬌滴滴的說道：「相公，不妨裡面少坐。」錢正林回頭一看，倒弄得進退維谷，只好跨將進來，四面一觀，東壁圖書府，西苑翰墨林，一切陳設，無不位置得宜。只見那兩個小尼俱掩口而笑，獻上茶來。再三請他坐下，叩問姓名。錢正林含糊對答了幾句，自思：「我等讀書人，希圖上進，況彼輩女尼，又在清淨佛地之下，豈可妄生淫邪之心？」少坐片刻，即辭別回樓。

少頃廚人送夜膳至，錢正林將此事備細告知廚人。廚人道：「此處本來單身男子到不得的，這女尼庵中，不知壞了多少好男子了，幸虧相公正色不亂，要是著了迷，只怕有性命之憂！」

錢正林聽了此言，不禁打了一個寒顫！但自此以後，凡見女色，俱不敢動心，是以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錢正林有此一番正色不亂之事，所以後來長子錢雲卿，甲午科舉人，次子錢霞卿，庚辰科進士，就在這一點正色不亂而得。

卻說南通州南門外天齊廟巷，有一姓王名世成的，他父親在日，以營糧食交易，生意甚是興隆，所以日用有餘，積成數千金事業。世成仍續父業，比父在日生意更加熱鬧。一日出門收帳到蕪湖地方，路經東霸，有幾家往來，必須結算，故而耽擱了數天。那一日幾家帳目算清，約共算得二百餘金，自付道：「為人在世，理當陶情作樂，方始不枉半生辛苦，最妙要一個知己朋友，可以談談說說。」

他正在尋思之際，對面搖搖擺擺來了一個書生模樣的人，走將近前一看，卻是認得的，就是東街上的施蘭卿。彼此見面，正是他鄉遇故知，莫不喜出望外。王世成道：「請了請了！施先生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施蘭卿道：「不瞞王兄說，因我年近四旬，膝下猶虛，雖有萬貫家財，要它何用？故此心中悶悶，常思出外閉游，希望有個巧遇，娶一個侍妾回家，倘能生下一男半女，接續施家香煙，我也對得住祖先了。」王世成道：「施先生的話，說來卻是真情，想我年逾二十，尚未娶妻，也不是個了局。施先生，我與你搬到一寓中，免得寂寞。」施蘭卿點頭道：「極好極好！」

二人遂移住一處，朝夕同出同人，形影不離。世成暗忖：「這施蘭卿，乃是通州城內的財主，即使他化用一點錢財，也不妨事，最好與他說成一個妾，要揀風流標緻，動他的心，我就可以時常到他家裡走動。」心中轉到這個念頭，不論大小事情，總是十分奉承，同他到一個院裡，心想：「尋一個乖乖巧巧能言善辯的妓女，哄騙他的錢財。倘能錢財騙到妓女之手，我便再用巧計陰謀，將這妓女娶為妻，那不是這錢財穩穩的到我手中來了嗎？」想著這條計策，因此每日勸施蘭卿尋花問柳。

那東霸地方，雖是一個水碼頭，究屬市鎮，卻沒有絕色女子，又沒有大院子，只有那半私半官的人家，當地人稱做四不相。玩了幾天，總不如意，世成想來想去：「不如同施蘭卿到蕪湖的碼頭，這是幾省通衢的要道，各路客商往來，遠勝東霸，一則我自己有事要到蕪湖，與那兩家行中算帳，乃是順便；二則到那個地方，自有大大的院子，內中定有得意的妓女。」算計已定，對施蘭卿道：「這裡真是個鄉僻所在，無甚頑耍，我想到蕪湖去頑幾天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施蘭卿道：「好極好極！我正想到蕪湖走一遭。」因二人正在情投意合之際，言語莫逆之時，王世成又是百般奉承，所以施蘭卿無不言聽計從，樣樣依他。施蘭卿道：「今晚沒事，我與你再到那小院子內頑頑，明日動身往蕪湖如何？」世成鼓掌稱妙！二人隨即換了一身華麗衣服，施蘭卿帶了幾百銀子，攜手同行，進了童子巷，就來到那柳二娘家中。

柳二娘見是昨日來的施相公王爺，忙不迭含笑相迎，引進接待，連忙叫道：「大姑娘！二姑娘！快點出來接客！」那大姑娘出來，拍手哈哈大笑，扯住施蘭卿道：「到房裡去坐！」

那二姑娘一手將手帕兒掩住了口，一手拉住王世成道：「我正要尋你，快點到房裡去說。」柳二娘看見她一人拖一個都到房裡，就有整錠的銀子，樂得什麼似的。